

旅美短簡



醫科第二屆—第八期總編輯——黃勝雄

曾經擔任了兩期（第五期和第八期）綠杏的編輯，回想起來，心中真有無限的感觸，還記得剛開始主編每一期綠杏的時候，都是懷着滿腔熱忱，充滿了腹案和構想，這些腹案和構想，最後常由於經費的不足流為空想和虛構，編出來的刊物，不但同學不滿意，主編更是失望萬分，因此，充裕的經費來源實在是編好綠杏的先決條件。我覺得，綠杏社本身應先具有固定的 Budget，以學校課外活動經費、校友會或綠杏社基金的利息做為編印綠杏的基本費用，決不要有辦法多拉廣告時編一本厚厚的書，一籌莫展時編出一本營養不良的綠杏，這個意見，希望能提供做為今後綠杏編輯諸君們的參考。

談到綠杏的內容，由於目前畢業校友愈來愈多，我覺得，如果綠杏社真有意肩負起學校和校友間連繫橋樑的責任，似乎應該多偏重報導性的文章，讓校友們多瞭解一些母校的近況，我盼望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們這些在北美的校友們能組織一個「北美洲北醫校友會」，大家一起支持綠杏，也聽聽母校的心聲。

離開學校雖已數年，對學校總是還有著一份懷念，說實在的，最使我懷念的，還是草創時代的北醫，四棟平房的教学室，沒有喧譁的噪音，同學們互相認識，師生感情十分融洽，還記得那時候騎一輛紅色 motor cycle 的國文科甲真老師，他的循循善誘，將使我永生難忘；生物實驗擔任指導的翁國榮老師的公正不阿，使我一直很尊敬他；徐院長的 endocrinology，彭明聰教授的 physiology，董大成教授的 biochemistry，余錦泉教授的 anatomy……無數課堂上的回憶，都使我懷念不已！到現在，為工作上的需要而 review 這些基礎醫學的某個 topic 時，當日授課老師的神情，常會使我回味良久。

人的一生活，前途的規劃，常受到先輩教授、學長深刻的影響，徐院長的博學多識，廖應隆教授的寬大胸襟，吳震春教授豐富的想像力（ideabox），林或德教授翩翩的風度，黃德修教授的 sportsmanship，都曾使我嚮往，留下深刻的懷念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能和他們見面，向他們學習，真是我最大的榮幸。

1967 年自母校畢業後，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當到 R。才出國，目前，我正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edical Center 外科工作，在這兒沒有其他的北醫校友。今年七月一日起，我將改去 Philadelphia 的 Thomas Jafferson University Hospital，準備明年開始做 Neurosurgery。北醫的校友，大多數都在 New York, Chicago，在 Philadelphia 的校友為數不多，大約只有五位左右，在我將去的這所醫院，目前正有一位北醫第一屆校友蔡方洋醫師在 X-ray department 服務。

出國幾年，我發現，對於語言保持一份深厚的興趣，隨時注意收集引用流行的俗語（slang expression），對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。在美國，一個外國來的 clinical medicine 的工作者，如果能和人多接觸，多講話，流利應用他們的俗語，常可使他們對你心服三分。

做為一個本省醫學院畢業生，出國後如果想多學、多看，而且 academic 一點的話，最好選擇大學的醫院，但是要先覺悟，您必須做多過同僚美國人的三倍的工作，才會獲得採用。這些地方，薪水並不會少於其他的醫院，但是獲得的知識之多却是無法以金錢的多寡來衡量的，以上是我出國後幾年中一些小感想，藉著綠杏予以披露，以做為學弟們日後出國進修的參考。